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八回 秦相府夫妻行刺 劉公島師弟重逢

話說文雲尤見薛飛霞在屋面上偶一失足，誤踏瓦楞，立腳不牢，跌下地去，急忙飛身下屋，要想救他，奈已不及。正在著急萬分，忽聽得人叢中有女子聲音，又聽屋面上一聲高喊，飛下一個人來。只驚得眾弓兵紛紛退避。雲龍甚是詫異。定一定神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一鳴。不覺心中大喜，叫聲：「雷大哥，幾時到此，快快搭救俺夫婦出去。」一鳴將劍一擺，道：「雲弟休慌，有俺在此。」言猶未了，但見要拿捉飛霞的那些兵卒，一霎時多已散開，只剩下飛霞與白素雲在那裡講話。原來是素雲曉得雲龍夫婦今夜下山，他是探監時眼見過雲龍本領的，知他此去無妨。惟薛飛霞乃是初次，想著自己初探臥虎營之時，幾遭不測。因此與一鳴商議，稟知師尊，暗中保護。紅線、黃衫也恐飛霞有失，見素雲、一鳴願去，卻可放心，一口允許。二人因於雲龍、飛霞尚未動身之前，先已來到縣衙，暗伏二堂前後。所以雲龍夫婦下山的時候要與二人作別，已多不見。後來雲龍在二堂下屋，一鳴看得清清楚楚，料來無甚險阻，並不下去幫助。素雲見飛霞獨是一人向簽押房中而去，知他必是盜取印信，慮有意外，隨後跟來。只因素雲的工夫比前又好了數分，不但是聲息全無，而且踏在雪中，連那鞋印已多看不甚出。只要再練幾時，便可踏空能立，履水可行，跟在後邊，飛霞如何覺得，直看他取了印信，依舊遠遠的跟著他，一步步回來。後見已與雲龍會面，只道大事成功，並未遇險，心下正是僥倖，不妨忽然擁出無數兵役，高喊拿人，並又施放亂箭，正想出手助他，見他夫婦二人已往斜刺裡低屋上而去，因亦跟著跳了下來。猛見薛飛霞失足滑跌，素雲吃了一驚，急忙將身往下一伏，先自撲下地去。眾兵役道是飛霞，一窩蜂上前拿捉。素雲喝聲：「誰敢動手！」右足起個殘風掃葉之勢，把眾人掃開，兩手往屋簷下一托，恰好飛霞跌在手中，接個正著，說聲：「賢妹休慌，愚姊在此。」飛霞驚魂略定，且不同素雲如何來到此地，只說得一聲：「原來多蒙姊姊相救。」站下地來，與素雲各持仙劍來殺眾兵。眾兵發一聲喊，各自沒命逃去。素雲因遵師尊吩咐，不許妄開殺戒，所以並不追趕。飛霞也收了劍，向素雲一再稱謝。雲龍正疑飛霞如何脫險，及見素雲，始知就裡，相見之下，不勝感激。一鳴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休再在此耽擱，快趁此刻驚散眾人，趕速回山去罷。」雲龍等多說，「正應如此。」四個人就在庭心齊喊一聲：「俺們去也。」各人往屋上一跳，如飛而去。

眾兵役也只好遠遠裡親見他們走了，卻那一個再敢攔阻，各各回至二堂，稟見本官，說：「刺客尚有羽黨，埋伏衙中，拿他不住。」一線齊的跪在地下請罪。甄衛尚未開言，又有管印家丁呈上柬帖，稟明印信被盜情由。這一嚇，直把個極奸惡的甄衛驚得目瞪口呆，暗想：「行刺事小，失印事大。如今有官無印，雖蒙秦太師保升，卻教我如何卸任？悔不該冤陷飛霞，釀此奇禍，這是我做官誣虐平民的下場。」天良一動，歎一口氣，也不責打弓兵捕役，也不難為管印家了，喝聲：「你們且去，明日再說。」各自退出。秦相府差來的差官受傷甚重，已經身死，吩咐親隨去收拾屍身，明日買棺盛殮。甄衛此時左右無人，又想一想：「這事愈鬧愈大，太師那邊不便說明，又不見派兵來剿。那班人來時無蹤，去時無跡，如何防得許多。頭上邊又被雲龍連皮把頭髮剃去好些，即便傷痕平復，那頭髮是不能再長的了，真是終身話柄，何顏再在人間，不如尋個自盡，免得日後或如秦應龍一般，碎屍數段之禍。」主意一定，遂解腰間鸞帶，縊死二堂之上。及至親隨把差官的屍身安放停妥，回至二堂，甄衛已經氣絕多時，親隨見了大驚，急忙連夜報知二衙，商量後事。

那二衙姓平，名直，倒是一個好官。平時因見甄衛作事不端，也曾屢次規勸，奈他不聽。故此不甚相台。今聞遭此慘死，深歎報應昭彰。連夜進衙看明一切，命家丁等將屍解下，俟天明後購辦上等衣棺入殮。一面遣了發信家屬，趕緊來衙，盤桓回籍，一面做了一道詳文，把上項事照實申詳，聽候府尊如何發落。那曹州府王太爺如今已調做臨安知府了，新任的太尊姓李，名若虛，乃戶部侍郎李若水的堂弟，為人剛方正直，本來是個御史，因在京中不時彈劾奸黨，故此把他放了外任，落得個耳根清淨。那李太爺到任之後，興利除弊，與王太爺大不相同，而且最愛的是百姓，最恨的是奸臣，他見甄衛是秦檜的門生，政治荒唐，聲名惡劣，早有參他之心，正在拿他過處。今見詳文，知已死於非命。那文雲龍與薛飛霞為地方上除了一害，甚是准得。當下只出了一道海捕文書，捉拿盜印之人，並不十分上緊。所有城武縣知縣遺缺，著平直暫時署理，靜待朝廷簡放。一言表過，按下不提。

再說甄衛自縊之後，一到天明，這個信息傳揚出去，滿城百姓多知道了，沒一個不說：「這是做昏官的下場。」不消半日，漸漸傳至截雲山中。黃衫客在山下閒行，聽得甚是明白，回山告知虬髯公等，多說是甄衛自作自受。飛霞夫婦奇冤已雪，更甚歡喜。只有一鳴聞言，他認做曹州府尚未調人，乃是與甄衛一鼻孔出氣的，這事鬧得大了，恐早晚間必有官兵到山。因向黃衫客等稟知，並言須要提防一二。虬髯公道：「官兵剿山，我等並非歹人，本來無須介意。不過勞師動眾，只怕要驚擾得地方上的百姓雞犬不寧，於心何忍，自然早離此地為是，但想昨夜文賢契取來書信，臨安秦檜私通金國，要害岳家父子忠良，這是一樁大事，俺們須得想個法兒挽回於他，方是行俠作義的分內之事，不知你等可有妙策？」道言未了，雲龍夫婦起身答道：「弟子不才，願到臨安殺這奸賊，替國家除害。」黃衫客道：「文賢姪夫婦有此勇敢，可敬，可敬。但我夜觀乾象，紫微星昏暗異常，將星搖搖欲墜。那貪狼星卻甚光芒閃爍，看來朝事必有非常變動，此乃天命，人力難回。惟賢姪等既有此心，不妨行些功果。貧道想一同前去。且俟到了臨安，見機行事如何？」聶隱娘接口道：「空空道長當日下午下山之時，他說是往臨安去的，至今音信杳無，不知他怎樣了，我們何不同往臨安一走。」紅線也道：「不是聶道姑提起，小妹倒忘懷了。當日下午下山的時候，黃道長本約三年為期，大家收了門徒多在臨安相會。如今一年未滿，我們都已見得傳人，真是有幸。未識空空道長若何，本當到臨安去探聽探聽。但是，路途不甚很近，不知雷賢姪與白賢契願往與否？」雷一鳴道：「弟子本已無家可歸，願隨師尊同去。」白素雲道：「弟子受業之時，早願隨師雲遊四海，莫說臨安，就是走遍天涯，也須不離恩師左右。」黃衫客等聽了，心下甚是歡喜。當日，令一鳴等收拾午飯吃了，端整一同下山。好在山上邊富有金銀，眾仙俠帶在身旁，一半作為路費，一半備作扶危濟困之需。山中所有房屋，本來是個盜窟，恐他日再有匪人落草，虬髯吩咐一把火燒個乾淨。部署已定，四仙四俠取道下山。雲龍寄在蓮花寺的行李，昨夜未曾取得，今日須便向寺中取出，把衣服換過，稍禦寒冷。一路之上，眾仙俠隨便行些好事，救些好人，不必瑣說。

因走的多是早道，約有半個多月，方到江南地界。雲龍夫婦要順道回家一次，稟知虬髯、隱娘，請眾仙俠一同小住數天，然後起行。虬髯公等因人多不便，但囑二人回去，早些動身，大家竟在臨安會晤。二人不敢強留，所以到了蘇州，眾仙俠先向臨安進發，雲龍、飛霞回至家中。親友們得知娶了新婦回來，一個個都來賀喜，雲龍免不得要補請喜酒，一連忙碌了數天。那些親友見了飛霞，多說才貌雙全，果然配得好對。雲龍心中也甚歡喜，足足住了十日，深恐虬髯公等盼望，向家人前推說要到臨安探望一個好友，趕緊起程。家人因他是出門慣的，也不阻留。二人即日離了蘇州，竟向臨安而去。不消三日，已經到了，尋一所極幽靜的古刹，叫做小雲棲住了一宵，明日雲龍上街尋訪虬髯公等眾仙俠下落，途中巧遇一鳴。說起虬髯公，因雲龍夫婦動身匆促，未將城武縣的印信送還，故於前日動身又往山左去了，餘人多住韜光山淨慈寺中。雲龍問：「師尊此去，可知幾時方回。」一鳴說：「如果施展劍遁之法，數千里路不難朝發夕至。但今屈指三日，尚未回來，不能預定。」雲龍唯唯，遂即隨著一鳴到淨慈寺，拜見過了黃衫、紅線、隱娘諸仙，又與素雲略略談些別後事情。天已晚了，依舊回至小雲棲，與飛霞說知師尊不在情由，並言行刺一事，當於何日前去。飛霞道：「此時正是正月下旬，月黑無光，很可行事。如再遲延，便難下手。妾意不必等候師尊，明日探明秦賊住處，便當前往。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雲龍回答：「意見相同。」一宿易過。翌日起身，訪明秦相府在御河橋十字街頭。雲龍在府前府後團團走了一遭，記明路徑，回至寓所夜膳。到得定更以後，二人繫束起來，前番所借一鳴、素雲的夜行衣服早已還卻的了。如今乃在蘇州自己購來的兩身元色綢小襖，兩條元色綢小腳褲，一條元色綉裙，二人更換好了。雲龍抹上元色綢紫額，足登薄底跳靴。飛霞元色帕包頭，足穿一雙元色軟鞋。各自手攜仙劍，神不知鬼不覺的跳上屋簷，出了小雲棲，曲折兜抄，竟至相府。雖然禁城地面防務素嚴，防的卻是街面，不在高處，所以二人一路之上並無阻隔。到得相府，那府中也有幾個支更守值的人往來巡察，卻也絕不留

意到屋面上有人，雲龍放大著膽，與飛霞找覓上房，只因屋宇多了，不知那一間是秦檜的臥室。

正在心中焦的，也是事有湊巧，見有一個書僮模樣的人，與著一個丫環在穿廊下行過，像是要於甚不端的事兒。這丫環說：「不知相爺睡否，須去看個明白，免得叫喚。」看他回身上樓，走至西南一間極大的臥房門首，站定身軀，聽了片時，並無聲息，笑咪咪下樓自去。雲龍夫婦大喜，飛也似的來到這間屋上。雲龍起個金鉤倒掛之勢，把兩足鉤住屋簷，伸首往下一望，見一排有八扇紗窗閉得甚緊。因一手起仙劍，向正中的那一扇窗上輕輕一劈，應手而碎，一手把窗接住，拿上屋簷，提與飛霞，放在一旁。雖是略有些兒聲音，幸虧得仙劍鋒利，並不甚響。飛霞見窗已開了，正要下屋，雲龍止住他，道：「你且慢著，待我先自下去。」飛霞遂立住了腳，雲龍將兩手攀住窗檻，兩足一翻，進得房去，毫無響動。見房內正中有一張花梨木大牀，牀外一張花梨木妝台，台上明晃晃點著兩盞金邦送來的新式銀燈，燈光中無心觀看別種陳設。但見牀邊錦帳低垂，帳外放著男女履舄。雲龍看罷，舉劍在手，挑起帳門，揭開錦被，見秦檜背朝著外，夫人王氏面朝著外，睡得甚熟。舉起劍尖向秦檜背上一指，正要下手，不妨帶動帳鉤，「當」的一聲，忽把王氏驚醒，高喊：「有賊！」秦檜雖然未曾被刺，說也奇異，那劍尖所指之處，覺有一股冷氣直透背心，也於夢中驚覺，大喊一聲，「是怎麼人？」雲龍見二人雙雙驚醒，明知不得成功，又見桌上邊兩盞明燈忽然無風自滅，心中一驚，暗想：「此處究竟是禁城重地，比不得城武縣小小城他。」只得急忙將劍收回，喊了一聲，「便宜你這私通外國、陷害忠良的奸賊！」飛身向著窗外便跳。誰知忙中有錯，被方才的一個僮兒、一個丫環所見，驚喊一聲：「奇怪，好像是一個人。」驚動了更夫、家丁等，頓時哄出無數人來。雲龍見勢不佳，慌又往上一躍，與飛霞會在一處。正想拔步欲行，斜刺裡被秦檜之姪、秦應龍的胞弟應鳳瞥見，「咯唧唧」祭起兩隻飛鏢，一中雲龍左腿，一中飛霞右肩，二人各自喊聲：「啊呀！」立不住腳，幾乎跌下塵埃，自分萬無生理。

忽眼前起一道白光，竟把雲龍夫婦飄飄蕩蕩托起空中，向東而去，也不知行有多少路程，從三鼓起直至天文午正，方才落下地來。初時二人受傷已重，人事不知，也不曉得是何人搭救，來到何方，及至下地，方才略略甦醒，忍定了痛，睜眼看時，乃是一所海島。又見虬髯公與聶隱娘多在一旁，不覺心下大喜，同說一聲：「恩師在上，弟子可在夢中，如何不曾死在奸賊院內？」甚是驚異。正是：

早拼性命簷頭喪，不道身軀海角來。

畢竟不知雲龍夫婦如何到得此地，如何與虬髯公、隱娘相會。且看下回分解。